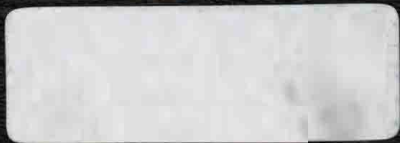


开·卷·书·坊

開
卷
閒
話
八
編

子
聰



开·卷·书·坊

開卷閒話八編

子聰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卷闲话八编/子聪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4.8

(开卷书坊.第3辑)

ISBN 978-7-5326-4205-2

I. ①开… II. ①子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3654 号

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
责任编辑 杨月英
技术编辑 顾 晴

开卷闲话八编

子 聪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
(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32 印张 7.875 插页 4 字数 100 000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205-2/I·237

定价:30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0512—66700301

陈四益序

南京有个文化圈儿。这圈儿，不是什么组织，也不是什么流派，只是一些兴味相投的文化人，以文会友，谈人说事，自娱自乐。文化，这个东西，不是什么机关发个号令要它繁荣就能繁荣的；也不是贴点钱，弄几个项目，就能成就千秋伟业的。文化需要滋养。滋养，需要环境。文化人之间无拘无束，尽兴交流，常常就是最有趣也最能催发创造力的环境。不信你关注一下，凡是几位趣味相投的文化人自发地凑在一起，谈天说地，东拉西扯，虽只有清茶一杯，却常常妙语迭出，奇思屡见。但若正襟危坐，领导致辞，依序发言，照本宣科，例行鼓掌，虽有车马费分发，还可共进午餐或晚餐，大抵，会散了，事也就过了，留不下一丝痕迹。尽管主办单位会说如何成功，有关报刊会说如何重要，其实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只是不便拆穿，为主办者保留一份面子罢了。

文化圈儿虽不是也不能靠指令成立,但也要有热心人从中联络。这热心人既要懂得文化,喜爱文化,又要有不惮烦劳、不辞辛苦的精神。董宁文君就是这样的热心人。他对文化有极浓厚的素养,又有极广泛的兴趣。他很懂得文化人的闲散和趣味,从不勉强什么人,从不指令什么人,大凡琐碎的事情,大都由他承担,只是努力为大家的交流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。

他知道文化人的交流,能聚首交谈自是乐趣,但毕竟天各一方,聚少离多,更多的机会是得见其文,如见其人。所以他又联络同好,争取资助,办起了一个小小刊物,名曰《开卷》。这不是公开发行的刊物,也没有堂皇的封面、精美的印刷,只是一本三十二开三十来页黑白两色的小薄本子。封面《开卷》二字,是集鲁迅的字。装帧与版式虽不华丽,却极为精致,煞是可人。更为有趣的是,地无分南北,人无分长幼,都渐渐聚集到这本小小的非正式的刊物上来,足见人气颇旺。我想,这同编者能容的气度、广阔的交往大有关系。渐渐地,因着董宁文,就有了《开卷》,又因着《开卷》,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

的但又不间断的文化圈。书来信往，人来人往，便每期有了记载这些文人文事的《开卷闲话》，捉刀的子聪便是董宁文君。这些《闲话》，日积月累，编辑成书，至今已第八编了。

文化人自有文化人的趣味。文化人当了官，不免官趣压倒了文趣，便同文化人有了隔膜。当官而无官气的文化人不是没有，只是稀有罢了。至于本无文化或文化无多的文化官，同文化人就更难沟通了。所以，当官的大抵很少知道文化人所思所想，而痴迷于文化的文化人，也大抵很少去理会官员们的指令。

董宁文君的“闲话”，所记皆是与文人、书人、编辑、教授的种种交往，或书信、或交谈，谈书、谈人、谈文事、谈书事，大多实录。看似琐碎，但却真实，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词语，叫做“原生态”吧。这就为研究当代文学、当代出版，留下了一份当代文人、书人真实心态、观感、趣味、追求的珍贵史料。时间愈久，其价值愈显。

开卷有益，“闲话”不闲。希望《开卷》长存，《闲话》长留。

周实序

常想,今天,在中国,谁又能将这样一本只有一个印张的小刊编得如此有滋有味? 没有。只有宁文。

常想,今天,在中国,谁又能把这样一本只有黑白两色的民刊办得如此多姿多彩,而且一办十多年? 没有。只有宁文。

还想,他选用的这些稿子,如果投到别的刊物,也许大多不会用吧。

也许大多不会用。

太平,太淡,太随意。

结果,他用了,特色也就出来了。

还曾听人说,一个好作家如果当编辑,也可以是一个好编辑;而一个好编辑若想当作家,那就难说了。

事情也许真是这样,不过也许也有例外,如果你看看《开卷闲话》。

确实,宁文就是再好再美,也不是不可替代的,但我很想说的是,他是难得的。

彭国梁序

二〇〇八年，蔡玉洗和董宁文共同主编了两本“中国最美的书”：一为《凤凰台上》，一为《我的开卷》。在《我的开卷》一书中，有我的一篇《饮水思源，情系〈开卷〉》。此文将我于二〇〇〇年九月与董宁文相识与《开卷》结缘一直到二〇〇八年“《开卷》百期庆典”在南京召开前夕，说了个八九不离十。这里再简单地回顾一下：我曾经的创作是以诗和散文等文学作品为主，且当时从事的工作也是一个文学杂志的主编。因为《开卷》杂志于二〇〇〇年九月邀请流沙河先生夫妇作“江南行”，成都的龚明德特邀我与他一道陪同前往，这样，我才有机会认识了董宁文、蔡玉洗、薛冰、徐雁、王稼句、范笑我、陈子善……也是从这次开始，我才开始对“读书界”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了非常的兴趣。套用一句颇为时髦的话便是：我开始了一个华丽的转身——从

文学创作转向书话和文史类的写作。也还是这一次的江南之行，让我坚定了将我的近楼打造成一个书楼的设想。一九九九年，我在长沙的捞刀河畔砌了个四层的小楼，原本安排了三楼的两间做书房，从那次“江南行”归来之后，我便将二楼的一间和整个的一楼都做成了书房。从此，近楼成了真正的书楼，我也就慢慢地成了一条十足的书虫了。

二〇〇四年三月，董宁文到了长沙，屈尊小住在近楼。后来，董宁文在岳麓书社出版的《开卷闲话续编》中写道：“《开卷文丛》第二辑能在第一辑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得以面世，不由得让我想起今年（二〇〇四年）三月初在岳麓山下、橘子洲头与彭国梁、丁双平、杨云辉诸先生的愉快晤面，也就是那次短暂美好的晤谈之中，催生了这套书的问世。”继《开卷文丛》第二辑在岳麓书社出版之后，第三辑又顺利地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。值得说明的是，此时岳麓书社的社长丁双平已调到了湖南教育出版社。也就是说，第二辑和第三辑的《开卷文丛》都是因为丁双平先生的慧眼识珠与情有独钟才得

以顺利出版的。蒙董宁文兄不弃，将我的《书虫日记》纳入到了《开卷文丛》第三辑之中，且意外地受到了书友们的欢迎。此后，依然是董宁文兄厚爱的缘故，让我的《书虫日记》第二、三、四集连续地在他主持的《开卷文丛》和《开卷书坊》中出版，让我的喜怒哀乐与书虫岁月得以与众多的书友分享。

现在全国的读书民刊已有二三十种之多，但从创刊号至今一本不缺的，在近楼之中，只有《开卷》。我在《饮水思源，情系〈开卷〉》中有这么一段：“《开卷》这本小小的杂志从二〇〇〇年四月创刊，已快出到一百期了。我从第一期至今，每期都认真地看着，一期都没有落下过。在我的近楼之中，现存《开卷》两套，一套散装的，一套合订的。不管散装的，还是合订的，全都是董宁文先生一本一本在信封上写上姓名和地址寄过来的。我没有问过董宁文一次寄出多少本，但如果有五百的话，那这么多年来，他所写过的信封就有五六万个之多。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，这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。”这篇文章是二〇〇八年写的，现在又过了五年多。《开卷》

的合订本在近楼的书架上有了长长的一排。董宁文从创刊至今到底因《开卷》写了多少个信封呢？只怕他自己也算不清了。

今天是二〇一三年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便是二〇一四年。前不久，宁文兄又到了长沙，在我的新宅住了一晚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宁文兄还是我在二〇〇〇年初次见到时一样的年轻，一样的随和，只是遇事更加淡定，见人更加从容了。现在，他的《开卷闲话》已出到第八编了，他要我也写上几句话。谁知我一写，就啰啰嗦嗦地写了这么多。总而言之，我和董宁文是感觉特别投缘的。投缘，几多难得。

唐吟方序

人到中年，已经过了贪读、滥读的年龄，何况家里还有一大堆旧书。偶尔想看一些新出的书，便问计于此道中人。十多年来，新书出得太多太快，看书人永远赶不上写书人。于是，干脆躲进斗室，翻旧书消磨时光。我读书不问时间，不赶时髦，不为名头，只为安顿自己的心灵。几十年来积习未改，说来奇怪，十多年前拿起董宁文编的《开卷》，一读就放不下，这样的闲书最高兴读，十几年的客子光阴就在《开卷》的一开一合中悄然过去。

固然是我和《开卷》意趣相投，闲闲读书，原没有压力与负担。吸引我的还有《开卷》上的文章，喜欢开卷文字里渗出来的那种味道。爱看老文艺家们晚年絮叨陈年旧事，人事一旦成为过去，转身变成历史，身处局外，也如历史中人，只有故事，无所谓悲喜。还爱看新旧作家们吵架，唇枪舌战，没有

情面，看似微末，却都认真投入。石涛说得好：“果有此奇，不必问理。”也爱看后起作家们藉凭一星半点的文献作爬梳，把前辈们的人事弄得比当事人还清楚。有趣的是缺席比在场更有现场感，犹如北大学生敬慕的眼光，总喜欢停驻在过去学者的身上。让我不厌其烦贪看的是董宁文的《开卷闲话》，黄裳说过“金陵书事尽在掌握中”。毕竟是老作家，波澜起伏才摇一笔，就把开卷的好风光推送至无限。

老读书客走了，新读书客来了。来来去去，迎来送往，读书界的盛景慢慢展开。开卷声中，朝晖夕阴，守候在《开卷》旁的董宁文，手抄笔记，为读书界写下一卷又一卷《日知录》。我们该向这位谦恭勤劳的拾穗人致意，是他的记录，呈现了读书界十多年来的暖风清月。

《开卷闲话八编》即将登场，我且作那喊山台上的唤春人，扯一嗓子：“读开卷闲话喽。”

是为序。

唐吟方

甲午二月初一于北京仰山楼头

目录

陈四益序

周实序

彭国梁序

唐吟方序

001 二〇一二年

061 二〇一三年

183 附录：《开卷书坊》第二辑首发
品评会纪要

229 后记

二〇一二年

六 月

6月5日,唐吟方从北京发来网信:“薛原兄写了一篇读扬之水《〈读书〉十年》的短文,传上,看是否可以揭载。文章有意思的地方是把扬文删去的地方补出来了,大概是许多读《十年》的读者所乐见的。”

同日,王雅军从上海发来网信:“拜读多期《开卷》,不少妙文,记人、述事,云淡风轻,款款而叙,并通文朋书友往来信息,甚为感念。起名‘开卷’确有深意,一不张扬,二有留白意。开卷并非一定有益,近与李福眠先生电话,他提到现在很多书并不值得读,又提及编过《先秦文》、《三国文》、《魏晋南北朝文》的丁福宝,把‘开卷有益’中的‘卷’拿掉,即意

此。然《开卷》甚让人开怀得益。得悉您来过敝区图书馆,余工作处就在对面机关大院内也,可惜事先未知,失去咫尺一面的机会。该馆继开设上海作家名人手稿馆,举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风采展、巴金著作手稿版本展,最近又举办了全国文学博物馆馆藏精品联展,得《相约文学博物馆》明信片一套,内有巴金故居、北京鲁迅博物馆、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、冰心文学馆、曹雪芹纪念馆、曹禺故居纪念馆、傅斯年陈列馆、郭沫若故居、瞿秋白纪念馆、康有为故居纪念馆、中国现代文学馆、老舍纪念馆、李劫人故居博物馆、林语堂纪念馆、萧红纪念馆、姚雪垠文学馆、赵树理文学馆、茅盾故居、朱自清故居等等的实景图。联展内,许多前辈作家(如曹雪芹、鲁迅、老舍、冰心)的手迹叹为观止,连写字、信笺都很讲究的人,著文写书怎么会不讲究呢?这两年,我受约于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写辞典(尚未完),加上单位琐事缠身,未能多多联系,很有歉意。附上拙记三则,聊通音问并博一哂。”

6月12日,理洵从西安发来网信:“八年前偶

然与钟叔河老先生有过一次通信，他寄来了一册您编的《开卷》，从此，就与《开卷》结缘了，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，不知不觉间就有了八年的光景。《开卷》是一本很好的读物，我们都喜欢看它，也期望着能在它的版面上看到自己的文字，都是大欢喜的事情。再给您寄一篇文章，是介绍一本方言辞典的，《把根留住——陕北方言成语三千条》，作者王六是一位领导干部，沉潜多年，苦心孤诣，在繁忙的政务之余，单枪匹马，编撰成了这本对原生态的陕北方言文化极具保护意义的辞典，精神是令人感佩的，而他所作的工作，对于地方方言文化遗存的挖掘与研究，也很有社会意义，我愿意推介它。”

6月23日，子张（张欣）从杭州寄赠《吕剑书影录》（张期鹏编著，二〇一二年六月《凤鸣》增刊）签名本一册。张期鹏在该书后记中写道：“全书分为三辑：第一辑为‘吕剑书影录’；第二辑为张欣老师评介吕剑先生诗文的文章；第三辑为吕剑先生的生平、著述介绍，同时附有一篇介绍吕剑家乡口镇的文章，算是比较完整了。读者从书中会看到，我所